

□ 小小说

鸟儿的歌唱

刘平

村里那片杂木林现在是鸟儿的天堂。以前有人捕鸟、打鸟、套鸟，孩子还喜欢掏鸟窝，林子里几乎不见啥鸟。现在大人孩子都没人干这些了，林子就又成了鸟儿的天堂。

林子里有很多鸟儿，画眉、麻雀、点水雀、喜鹊、紫眼儿、红嘴巴、白头翁……数不清有多少种。从早到晚，林子里的鸟儿都“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像在开音乐会。画眉叫得最好听，声音宛转悠扬。麻雀叫得最欢，嘈嘈杂杂的。紫眼儿叫得有些害羞，声音羞羞怯怯的……林子里很安静，只有鸟儿歌唱的声音。

鸟儿的歌唱给树木听、唱给蓝天白云听，还有风、野花、阳光、炊烟、细雨……它们都是鸟儿的听众。喔，它们还有一个最忠实的听众，一个叫期盼的九岁小男孩。此刻，期盼正蹲坐在一段枯木上，双手交叉放在膝头，下巴枕在手上，有些痴迷地听着鸟儿的歌唱。

周末，期盼都会悄悄到林子里来。别的地方都没有意思，只有在这片林子里他才能找到一些乐趣。

一只画眉飞到期盼面前的一棵桤木树上，“叽叽喳喳”唱个不停。期盼仰头看着画眉问：“画眉！你咋那么高兴啊？”画眉听不懂期盼的话，只顾“叽叽喳喳”唱着歌。期盼觉得画眉的声音很好听，听着听着就想起了村小学校音乐老师教的一首歌……

这时候是下午三点刚过，期盼已经在那段枯木上坐很久了。巴掌大一块阳光移到了期盼前面那棵桤木树根部，期盼发现了树根部有一簇干死的桤木菌。他又想起了妈妈。

前些年春天的时候，妈妈经常带着期盼来林子里捡菌子。妈妈知道很多菌子，清油菌、桤木菌、纽扣菌……清油菌烧汤最鲜美，桤木菌不能烧汤，要炒肉才好吃。后来，期盼又想起了一些小伙伴，想得最多的是石头，他最好的朋友。那时候，他们经常来林子里玩，捉迷藏、掏鸟窝、打仗、大点的孩子还比赛爬树……可现在，林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们都跟着爸爸妈妈进城读书了。

一只白头翁又飞到期盼面前那棵桤木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期盼觉得它叫得有些烦人，就朝它扔一截枯树枝把它赶走了。

“唉！”一声牛叫引起了期盼的注意，他扭头一看，右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一头牛。期盼起身走过去，发现牛拴在一棵麻柳树上，还有一个人蹲坐在附近一块石头上。是石头的爷爷。石头的爸爸妈妈把石头接进城后，家里就只剩石头爷爷一个人了。石头爷爷手里捏着一个葫芦酒壶，一会儿就拔掉玉米芯塞子喝一口，然后把塞子塞上。一会儿又拔掉玉米芯塞子喝一口。期盼闻到空气中有一股酒味。

期盼说：“张爷爷！您这样会喝醉的。”

石头爷爷说：“醉啥。”

期盼说：“光喝酒，没菜，容易醉。”

石头爷爷说：“我就想喝醉。”

期盼说：“张爷爷！您咋想喝醉呀？”

石头爷爷说：“喝醉了，心就宽了。”

又拔掉玉米芯塞子喝了一口，再把塞子塞上。石头爷爷看着期盼，说：“期盼！石头都跟他爸爸妈妈进城了，你咋不让你爸爸妈妈带你进城呀？”

期盼不知道说什么，眼皮一垂，转身离开了。

院子方向突然传来奶奶唤他的声音：“期盼！回屋来——”“期盼！回屋来——”奶奶的声音苍老嘶哑，期盼知道奶奶是喊他回去吃饭。但期盼觉得时间还早哩，平常晚饭都是天快擦黑了，今天太阳都还没有落山，林子里都还有一些稀稀碎碎的阳光，奶奶就喊个啥呢？再说，期盼还不饿。期盼没有理会奶奶的呼唤，走到一棵老槐树下，在一蓬草蓆子上坐下来，背靠在树干上。期盼知道他没回去奶奶一会儿就会来林子里找他。奶奶知道他的习惯，没在屋里就在林子里。

期盼又想起了爸爸妈妈。他们去东莞打工已经三年没回来过了。“永远都别回来！就当我没有爸爸妈妈

……”气头上，期盼这样想。

坐了一阵，期盼心里又突然有些踏实了。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很辛苦，他不想让奶奶太操心，于是就起身往林子外走。没想到刚走到林子边，期盼突然看见了一个人，居然是妈妈！

期盼心里又惊又喜，这才知道爸爸妈妈今天下午回来了。而且他们这次回来就不走了，用打工攒的钱在院子里开农家乐。

妈妈牵着期盼的手往家走。走着，期盼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妈妈！你们要回来咋不提前打个电话呀？”

妈妈笑了一下说：“给奶奶打了。”

期盼一下就有些生奶奶的气，说：“奶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妈妈又笑了，说：“奶奶怕给你说了，你天天盼、天天问。”顿一下，妈妈笑着说：“期盼！你一个人在树林里干啥呀？”

期盼仰头看着妈妈说：“听鸟儿唱歌。”

妈妈说：“鸟儿唱的啥歌呀？”

期盼低头小声道：“唱、唱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妈妈蹲下身子亲了一下期盼的脸，发现期盼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异样，就问：“期盼！你在想啥呀？”

期盼看着妈妈，说：“张爷爷一个人在林子里喝酒，我担心他会喝醉了……”

□ 诗 歌

六尺巷

(外一首)

孙登科

名传遐迩的六尺巷
堪称美轮美奂
它给予我们是
娓娓道来无言的震撼

虽然巷子很短
却蕴藏着无限情感
以和为贵，以情邻邦
典故诠释出感人的理念
昭示人们要和谐 谦让

借古喻今
知之愈明，行之愈笃
熠熠生辉的美谈
热络地传递祖国四面八方
阳光下愈发耀眼
诗和远方，再铸新的辉煌

为此
写一首长诗，正在酝酿
要把六尺巷
前世今生，锦瑟年华
系统地描绘 歌唱
致力于六尺巷精神发扬光大
是我热切的渴望……

莲子吟

我是莲子，是荷后来的儿子

怎不向往母慈子孝的亲密
只是，我的母亲处于污泥浊水域

但她圣洁坚贞
感观外界，从未沮丧沉沦
一颗孤诣的热心
支撑起坚韧，养儿育女
无怨无悔，勤勤恳恳

母亲的女儿
思念我的姐姐们
她们都是我的一朵朵莲花
她们都对母亲的处境
体恤 心疼
皆因过早地离她而去
留下的是爱的不幸

作为母亲的老子
我汗颜 羞愧
每每想到她的境遇
就饱含着忧患
先周敦颐笔端
流下的情感
分明有我晶莹的泪水

扪心自问，我这一生最
放不下的是母亲的恩情
纠结 纠结 纠结
我不知怎样报恩……

□ 诗 歌

惊蛰

(外一首)

边家强

细雨润润。迷途的文字，借着惊雷

在大地上，布下清晰的阵
在植物的体内、在昆虫刚刚振动的
翅翼，有无尽的力量在聚集
有一个无形的姿势，在无声地指挥

环绕群山的河流，是最初的阵形
麦苗，山杏，油菜花，红衣女贞
不断改变阵图的色彩，成群的燕子

在空中相呼应相应。蛙声四起
入阵的队伍，前不见首后不见尾

闪电掠过。我从一场久违的雪事中
醒来，父亲和他的土地、耕牛
以及屋檐下一串串玉米，成了阵

打磨

旧事关进相册、日记，我不愿
轻易启封。面对发黄的封面
和幼稚的正楷题字，就能理解
当初的虔诚与执拗

抚摸，隐隐感到当年的心跳
蒙尘、或者清脆，都不属于
现在的自己。忧伤，或者快乐
都与文字和热情有关

在海边，鹅卵石的故事
可以追溯到，源头的奔流
和途经的黄土高坡。风浪打磨
才显现出如虹的月韵

□ 散 文

明月小梅春消息

米丽宏

正月初十晚上，出楼字门，恍然嗅到花香，循香而行，才知花丛中杂有两株蜡梅。

跟这个崭新的小区一样，两株蜡梅岁龄也还小，伸展着嫩手嫩脚，把青豆一样的花蕾缀满了枝条，鼓胀胀积攒着爆发的气力。枝上花开约莫一二成，稀疏落落的样子。彼时寒月如霜，凛冽地笼住梅枝，又泻下一地碎银。月光灯光覆上，蜡梅花竟如脂如玉，莹然而亮。

那蜡梅确实是亮着的？在年节红灯笼闪耀的夜晚，花真的是亮着的？是真的还是一种幻觉？也许，我记得的只是她的身影投射，由眼睛悄然入体，点亮了我的心。那是美在发光，幽微而独特。

寒风起处，我沉醉于那古老的暗香，无语的疏影，立体的苍茫。一时心下沉寂。

没想到，我也是傍梅而居的人呢。当然，蜡梅不是梅，甚至跟梅连亲戚也攀不上。蜡梅，属蜡梅科，蜡梅属；梅花，为蔷薇科，梅亚属。若论及远近，蜡梅甚至还比不上杏跟梅的血缘更近呢。

然而，蜡梅比杏花更得梅花神韵。杏薄，梅瘦；杏媚，梅清；杏羞涩，梅孤绝。杏有仙姿，梅有铁骨。杏于早春，咀嚼惻惻春寒，而梅则于酷寒中，咀嚼生命的冰雪。从朋友圈中看到，蜡梅在年前已吐露鹅黄，城郊古寺那棵八百年老梅，惹得人们长枪短炮，络绎不绝。我也早已动了驱车探梅的心，奈何琐事缠绕，分不出身。

忙年间的隙里，那梅，总是斜伸一枝，幽幽香过来。它有一种精神的感召力：就比如说，杏是江南丝竹，柔声冷冷；而梅呢，是堂鼓三点，荡气回肠。

当年看电视剧，一袭大红猩猩毡的宝玉在白雪世界与妙玉共赏红梅，少年的我是多么钦羡啊。且不说，大雪里梅花究竟能不能开放，单那白雪红梅的场景，在我就是一个出尘之梦。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兴头不但没减，倒是越发强烈。多么想拥有那样一种生活：青灯

葫芦岛晨光
于伟摄

窗台上，是花；窗外，是远山。

我透过花丛，去遥望远山，都说“远山如黛”，可如今，春尚浅，绿还薄，远山，也只是一簇，一线，或者，也只是模糊的一片。远望，虽然不清，却总有一份猜想，或者期盼；猜想远山上有些什么，期盼有朝一日，可以登山一游。

也许，还有更多，更多……

注定要如此啊，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一个诱发欲望的季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远山，也就都有自己的一份期盼，或者向往。于此，才有了奋发的精神，才有了进取的力量。

看着玉兰花开开了，心中便油然而生

□ 散 文

剪影春天

路来森

一份春天的欢喜。

红的玉兰花，白的玉兰花。我喜欢白的玉兰花，只因它白得纯粹，白得圣洁；我不喜欢红的玉兰花，只因它红得不够纯粹，红得迷迷糊糊，花花搭搭。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什么都要分明，都要纯粹，才好。

我没有见过黄色的玉兰花，有吗？

若然有，我也希望它黄得纯粹，金黄

金黄，春雨一洒，一片片掉在地上，是大自然抛洒的金叶子。

也让人想到金黄色的衣衫，感觉“春衫薄”。

一场春雨，不期然而落下。

那样细，那样柔，试问：谁能经得起这般多情的春雨呢？又是那样的润，那般的亮，似孩童揉湿的眼睛。

明目青昧——孩童的眼睛，春雨的灵魂——干干净净的灵魂。

□ 随 笔

书房里的“焰花”

胡 锋

勾连起时读之获，生怕花期过后一无所获，即使重读，心境不一样，“焰花”也不一样。

有时想，经典作品又何尝不是先贤思想的“焰花”呢？他们的“焰花”是连续的、成片成串的。品读先贤留下的“焰花”种子，奈何天资钝钝，不曾开出米粒般粒的小“焰花”，往往有些许遗憾。但回头再读再看，却又生出不同的况味，也不枉费复读的快感。

“焰花”的种子虽然没有开出多少绚丽的花朵，却偶尔结几个“稗子”，即使不漂亮，是个“哑炮”，留在自我阅读的马车行空中，也算是有所思了。比起复制粘贴等快捷工具，比起深度搜索和思考的工具来，多少带了点书房里的味道，比预制的文字多了些个性的体味。虽然这些味道还在低端徘徊和环绕，这也是

我在书房的知识拼盘里精心烹饪而成的，“焰花”的“稗子”也算是“焰花”的孩子吧！尽管这个孩子不高端大气，仍乃是一孔之见。

“焰花”的库存时间很短，有时来不及勾勒出心中的模样，又被升腾起来的“焰花”品种替代，但这都不影响思想体操运动的效果。关键词，是个好东西，就像焰花的原料颗粒，堆积和储存起来，串联成“焰花”的胚胎，用引信勾勾划划，左连右接，把它们和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拼接在一起，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就好像我的床头书是《道德经》和《论语》，不同的版本和注释，年岁不同，心境不同，甚至夏天与冬天、高兴与烦躁，读起来绽放的“焰花”也不尽相同。看着标注不同日期的小